

にんげんしつかく

# 人间失格

【日】太宰治 著  
马永平 袁斌 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人间失格

にんげんしつかく

【日】太宰治 著  
马永平 袁斌 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间失格 / (日) 太宰治著 ; 马永平, 袁斌译.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143-3171-4

I. ①人… II. ①太… ②马… ③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6455号

作　　者　【日】太宰治  
译　　者　马永平 袁 斌  
责任编辑　赵 熙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171-4  
定　　价　28.00元

目  
录

345	317	309	293	281	277	269	149	121	105	1
附录：太宰治年谱	Goodbye	雪夜的故事	秋风记	候鸟	满愿	美男子与香烟	斜阳	维庸之妻	奔跑吧！梅勒斯	人间失格

# 人间失格





## 前　　言

我曾看过他的三张照片。

一张是少年时期的，看上去也就十来岁的样子，被一大群女人围着（她们是孩子的姐姐、妹妹，以及表姐、表妹、堂姐、堂妹等），站在院子的水池边上。孩子身穿粗格子花纹和服，脑袋左偏三十度，笑着，但比哭还难看。尽管难看，但迟钝的人（也就是那些对美丑漠不关心的人）大多都还会随口恭维一句“这孩子真可爱”。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孩子的笑容带有一些不是恭维的成分，即所谓一般意义上的“可爱”影子。但实事求是地讲，只要受过哪怕一点点分辨美丑训练的人，只一眼，立刻都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天哪！这么难看！”而且一定会非常讨厌，甚至会像甩掉手上的毛毛虫一样，把照片扔掉。

这孩子的笑脸，不知为什么，就是越看越让人感觉别扭。真的！那根本就不是笑脸！孩子一点都没笑！紧握的双拳就是没笑的最好证

据。无论如何，人是不可能一边紧握拳头一边由衷地发笑。照片上的脸简直就是猴子！对了，完全就是猴子的笑脸！堆满皱纹，丑陋不堪！如果非要说这是人不可，那也只能算是“干瘪的老头儿”。这张照片说不准什么地方会惹人光火，但感觉非常奇怪。迄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表情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的孩子。

第二张照片令人眼前一亮，感觉完全不同。主角彻底变样了，一身学生装束，尽管无法确定是高中还是大学，但面庞的确十分清秀，甚至可以用帅哥来形容。但这张照片还是同样令人不可思议！虽说容貌清秀帅气，但给人的感觉却像死人，透出一股煞气。主角身穿学生服坐在藤椅上，跷着二郎腿，胸前口袋中露出半截白色手帕。表情嘛，好像是笑，但这次的笑容，已不再像皱巴的猴子脸，而是显出了一副相当老练的做派。只是这种笑似乎又和活人的笑有所不同，无法从中找到一丝一毫的踏实感觉，好像缺少了血气，更像是一张死人脸。这种笑，没有任何分量，不像一只鸟，而是鸟毛！脸色煞白到了凄凉的地步，感觉特不真实。而他的打扮也十分特别，不是矫情，也不是轻浮，说是媚态百生也不对，跟时髦新潮更沾不上边，总之非常古怪。仔细端详这个清秀帅哥，似乎你能从他身上感到阵阵阴气，会有脊梁骨发冷的感觉。迄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表情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的美貌青年。

另一张照片最为奇怪，你根本无法看出他的年龄，头上仿佛已生白发。那是一张拍摄于凌乱不堪的房屋一角（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房间的墙壁已有三处剥落）的照片。主角伸出双手，围着一个小小的火盆取暖，这次没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好像坐在火盆边取暖时

突然死去了一样，感觉特别晦气，特不吉利。奇怪的还不仅仅只有这些，因为照片把他的脸照得很大，我终于可以比较清楚地看清了他的面相，天庭一般，抬头纹也一般，眉毛也一般，眼睛、嘴、鼻子、下颚也很一般。天哪！这张脸何止仅仅是沒有表情？简直可以说是沒有任何特征！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假如现在就让我闭上眼睛，我会立刻忘了它，想不起任何一个器官的样子！房间的墙壁，甚至小小的火盆都能想起，但这个面庞却已完全从脑海中消失，再怎么努力都无法想起！这是一张完全无法描绘的脸庞，甚至连漫画也画不出来。睁开眼睛，再看照片，感觉也只是“原来如此”，甚至体会不到一点通常该有的再见喜悦。把话再说极端一点，这张脸，即使你看多少遍，闭上眼还是照样无法想起。最终，看照片的人只会感觉特别不爽，浑身难受，不得不将眼睛挪开。

即使是“死人脸”，也该多少有点表情吧？也该多少给人留下一点印象吧？而他的脸还不如死人，确实没有一点表情，确实不能给人留下丝毫印象！在人身上安上一副马脸也不过如此！总之，说不来哪儿不对劲，这张脸肯定能让见识到它的人打个激灵，并立刻反胃。迄今为止，我还真的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的脸庞。

# 第一手记

这辈子丢人的事实在太多。

自己压根儿不能理解人的行为。由于出生在东北<sup>1</sup>农村，自己第一次看见火车，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从停车场下车，登上天桥，一步步走过，再下去，自己根本就没想到这是为了方便行人跨越铁路，而是认为修桥是为了让停车场看起来更像外国的游乐场，桥就是一个时髦的大型游乐设施。这种想法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每次上桥下桥，对自己来说，完全变成了游戏，十分享受，甚至打心里觉得这是铁路公司提供的一项最贴心的服务。后来，当明白了天桥的真实作用时，自己竟感到有些失望。

还有，小时候看连环画，知道了大城市有地铁。当时自己根本就没意识到地铁的实用价值，而是觉得火车之所以钻到地下去跑，就是为了卷起更带劲的旋风。

自己从小多病，经常卧床不起。躺在床上就在寻思，你说这床单、枕套、被套之类的吧，它都有什么用呢？不全都是装饰吗？到真正弄懂这些东西作用的时候，自己都快二十岁了。成人之后，渐渐领教了人的厉害，自己陷入了孤独的悲哀。

---

1 指日本东北地区，位于本州岛北部，包括青森、岩手、秋田、山形、宫城、福岛六县，传统上属于落后地区。

另外，自己从来就不知什么是饿。这并不是说自己的家有钱，从来不愁吃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自己从来就没有饥饿感。也许说来有点不可思议，哪怕肚子真饿了，自己也没有任何感觉。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一放学回家，周围的人就开始嚷嚷：“怎么样？饿了吧？我们也当过学生，知道放学后肚子是很饿的，吃点甜豆<sup>1</sup>吧？要不吃一块蛋糕？面包也行！”每到这时，自己就发挥表演的特长，一边嘟囔着饿了，一边抓起十来颗甜豆扔进嘴里，但实际上根本就没觉得饿。

当然自己也吃饭，而且没少吃，但在记忆中从来没有一次是因为自己觉得肚子饿了而吃的。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别人请客，自己从来都是极不情愿地吞下一堆。而对小时候的自己来说，最为痛苦的恐怕就是在自己家吃饭。

农村家里吃饭每次都要全家聚齐，十人分成两边，隔着餐桌对面而坐，最小的自己当然永远坐在最后一个。吃饭的房间光线很暗，午饭时间，十来个人一声不吭地埋头往嘴里扒拉干饭的场景总让自己觉得浑身发冷，很是难受。而且，一般农家每顿饭菜基本都不会有什么花样，不可能奢望有什么变化，自己开始渐渐对吃饭感到恐惧。坐在昏暗房间里最后一个座位上，自己总是浑身发冷，打着寒战，一点点挑起饭粒塞进嘴里。自己一直纳闷，人为什么一定要一日三餐一顿不落呢？吃饭时一定要那么严肃吗？自己甚至还想过，这也许就是一种仪式，家人每天三次定时齐聚昏暗的房间，摆上一成不变的饭菜，哪怕没有食欲也要一边咀嚼干饭，一边低头，向屋里到处游荡的幽灵

---

<sup>1</sup> 日本的一种豆类零食。一般以蚕豆、红豆、豇豆等豆类为原料，先将豆子煮熟，再泡进浓糖浆中，使糖分充分渗入，捞出淋干，再刷上一层白糖干燥而成。也有直接用糖浆把豆子煮熟的做法。

默默祈祷。

人不吃饭就会死，这话在自己听来就像一种威胁，令人讨厌。这种迷信（甚至直到现在自己还是觉得这就是迷信），总给自己带来不安和恐惧。人，不吃饭就会死，所以为吃饭而工作。人，必须吃饭！对自己来说，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话比这句更让人费解和无法接受了，也没有哪句话比这句更让自己感受到如此明显的威胁。

换句话说，自己就是那种没能搞懂人情世故的人，自己对幸福的看法和理解与世上其他所有人对幸福的看法和理解完全就是驴唇对马嘴，根本对不到一起去。这种不安让自己夜夜辗转反侧、呻吟不已，甚至快要发疯。自己究竟幸福吗？从小开始，自己总被别人羡慕地称作幸福的人，而自己的感觉却总是犹如身陷地狱，相反，自己看着那些说自己幸福的人，个个整天无忧无虑，比自己安逸百倍。

自己身上有十个灾祸。有时自己甚至瞎想，就是拿出其中的一个，搁在任何其他人身上，都足够要了他的小命。

反正就是不明白！自己完全无法理解周围人所说的痛苦。难道他们所谓的痛苦，是指仅仅填饱了肚子就能解决的问题吗？如果这都能算痛苦，那自己身上的十个灾祸又算什么呢？自己的灾祸才是悲惨的人间地狱。真不明白！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人们天天喊着痛苦，却不去自杀，也不发疯，天天骂这个党不行那个党混蛋，却从来不会绝望，天天抱怨日子多么难过，却顽强地过着每一天，这样的人真的痛苦吗？人，如果只为自己着想，心甘情愿地接受现实，从来不去怀疑自己，也不怀疑现实，那该多好！但是，现实似乎不是这样，人人都看着别人幸福，觉得自己痛苦，但表面上却又摆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搞

不懂！真搞不懂！……虽说经常寻思这些问题，但晚上美美睡上一觉，第二天起床就会把烦恼忘得一干二净，感觉神清气爽，一身轻松。做了什么梦？一边走路一边想什么？钞票？不会吧？应该不光梦想钞票。人为吃而活，似乎在哪儿听过这种说法，为钞票而活，却没听过。不过，但是，也许……唉，其实这些统统全都搞不明白。……自己越想越是糊涂，好像自己与众不同，什么地方有点奇怪。想到这里，不安和恐惧袭上心头。的确，自己好像与别人无法沟通，面对别人不知说什么？怎么说？

为打破这种尴尬，自己心生一计——搞笑。

这是自己对人类的最后求爱。自己一边对人类感到极度恐惧，一边又无法彻底与人类绝缘。于是，只有依靠搞笑来博取别人的开心，并用这根细细的丝线来维持与人类仅存的一点联系。自己表面不断弄出各种怪相引人发笑，但内心深处却非常不安，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不计后果，豁出性命提心吊胆地进行着各种表演。

从小开始，就算对自己的家人，自己也从来没有搞懂过他们的痛苦，也不知道他们整天都在考虑什么。清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对他们的害怕，也无法忍受他们的啰唆。于是，在他们面前，自己早已变成了一个出色的演员。换句话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嘴里没有真话的孩子。

只要看一眼当年的照片就会明白，家人的表情都很认真，只有自己挤眉弄眼装怪搞笑。其实，这只不过是当时自己一系列可怜的搞笑事例的一个缩影罢了。

此外，对于亲人的怪罪以及责骂，自己从来没有还嘴。别人嘴里

的一句戏言，到自己耳朵里就会变成晴天霹雳，震得自己发疯，哪还谈得上还嘴？别人的戏言无异于万世一系之人<sup>1</sup>发出的“真理”，而自己又没有能力按真理去做，所以往往就钻牛角尖，怀疑自己大概真的不再适合继续与人类为伍了。因此，自己既不会争吵，也不会辩解，遇到别人说自己坏，自己也就觉得自己坏了。总之，自己总是默默承受着别人的攻击，而内心则时刻感受着无比的恐惧，几近崩溃。

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别人冲你发火或者受到别人无端指责时，大概心情都不会舒畅。自己在生气发火的人身上，能够看到比狮子、鳄鱼以及恐龙更为可怕的动物本性，平时他们把这种本性隐藏起来，只要一有机会，就像悠闲躺在草地上睡觉的牛，突然甩动尾巴抽死趴在肚子上吸血的牛虻一样，人类会在不经意间通过生气的方式把可怕的本性暴露出来。目睹人们生气的样子，自己全身汗毛都会不由自主地竖起，浑身战栗不已。考虑到这种本性也许就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原始本领之一，自己对自己基本感到绝望了。

对人，自己总是害怕到浑身战栗，同时，又对同样也是人的自己缺乏应有的自信。于是，自己就将个人的懊恼收入心底，尽可能深藏自己的忧郁和神经，拼命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乐观样子，从而蜕化成一个擅长搞笑的怪人。

不论做什么，只要搞笑就行。只有搞笑，人类才不会在意自己不在他们的“生活常识”范围之内。总之，不能成为他们眼中的障碍，自己应该是无，是风，是天空，这样的想法日渐强烈。自己依靠搞笑

---

1 指日本天皇。据说，自《古事记》所记载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起，日本的天皇全部由同一个家族世袭继承，未发生过血缘变更，故有“万世一系”之说。

逗乐全家，甚至连比家人更加难以理解和可怕的佣人们，自己也在拼命地为他们服务，逗他们开心。

三伏天里，自己在和服睡衣内穿上一件红毛衣，跑到走廊上乱跳，引得全家上下大笑不已。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哥，看到之后也忍不住笑出声来，说道：“你这小子，真不着调啊。”

什么？三伏天穿毛衣到处乱跑？自己再傻也不至于连冷暖都分不清了吧？其实自己只是把姐姐的紧身裤套在了胳膊上，从睡衣袖口里露出一点，让人感觉像是穿了毛衣一样。

父亲常去东京，他在上野的樱木町有一套住房，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樱木町度过。每次回来，父亲都要给家人甚至亲戚买很多礼物，这好像成了他的兴趣爱好。

有次父亲赴京前夜，把孩子们叫到客厅笑着询问想要什么，并且拿笔把大家想要的礼物一一仔细记在了笔记本上。父亲和孩子这么亲近，的确并不多见。

“叶藏，你呢？”

被父亲一问，自己口齿竟然失去了往日的伶俐，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想要什么？自己瞬间竟变得什么都不想要了，那时心中甚至掠过一个念头，随便，反正也没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兴奋起来，什么都行，无所谓。同样，别人要给自己东西，哪怕多么不合口味，自己也不好意思拒绝。讨厌的事，不敢说讨厌；喜欢的事，也只能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极其苦涩地去玩味，同时还要遭受恐惧感的折磨，无法言表。这就是自己，也就是说自己甚至连二选一的能力都没有。这种性格也成为后来造就自己“丢人生涯”的一个重要原因。

见自己扭捏磨叽着不说话，父亲显得有点不耐烦。

“还是想要书？浅草<sup>1</sup>的街心小店有卖舞狮的，大小正好适合你玩，样子跟正月里街上的舞狮子一模一样，你不想要？”

父亲此话一出，自己就知道完了，狮子算是黄了。事到如今，再拿搞笑那一套雕虫小技来做回答，恐怕都已无济于事。自己这个搞笑演员，还是功夫不到家啊。

“书，可以吧？”

大哥一脸严肃地问。

“知道了。”

父亲一下子变得兴趣索然，也没记什么，啪的一声合上了笔记本。

完了！自己惹恼了父亲。当天夜里，自己一边在被窝里不停打着冷战，一边设想事情的后果。想必老头儿的报复一定会相当可怕，必须赶紧想个办法，要不一切都来不及了。想到这里，自己从被窝中一骨碌爬起，悄悄来到客厅，打开抽屉，取出父亲的笔记本，啪啦啪啦乱翻一气，找到写有礼物名称的地方，抽出笔记本里夹着的铅笔，放进嘴里舔了舔，写上“舞狮”二字，然后回去睡了。自己其实一点也不想要狮子，更想要书，但自己知道老爸想给自己买狮子，所以才壮着胆子，半夜冒险溜进客厅，迎合父亲的意向，为的是想让他高兴。

结果，自己的这个非常举措与期望一样，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久，父亲从东京回来，大声给老妈说起了此事，自己隔着几个房间都听到了。

“在街心的玩具店，我打开笔记本一看，就这儿，在这儿，写着‘舞

---

1 东京地名，属台东区，江户时期曾十分繁荣。现存名胜主要有：浅草寺、浅草神社、雷门、浅草公园六区、东本愿寺等。这一地区江户历史风情比较浓郁。

狮’。这不是我的字。到底是谁呢？仔细想了想，肯定是他！是叶藏这小子。当时我问他，这小子只是一脸坏笑，什么都没说。过后自己实在忍不住了，想要狮子。怎么说呢？这家伙看来还真有点邪门儿呢，表面上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实际上却写得清清楚楚。如果真那么稀罕，直截了当说了不就得了？当时我就在玩具店里笑了起来。你现在就给我把叶藏叫来！”

另外还有一次，自己把佣人们都叫到一起，让一个男佣乱按琴键，胡乱弹琴（虽说是乡下，但自己家里该有的东西还是蛮全乎的）自己则合着他乱弹的曲调跳起了印第安舞，逗得家人狂笑不已。二哥打起闪光灯，拍下了自己跳舞的样子，照片洗出来一看，小鸡正好从腰间裹布（其实就是一张印花布包袱皮）扬起的缝隙间露了出来，这又引得大家欢笑一场。对自己来说，这应该属于一次意外的成功。

自己看了很多书，每个月都订十来种儿童杂志，另外还从东京买来各式各样的书籍。对“乱七八糟博士”“无所不知博士”<sup>1</sup>之类的都非常熟悉，同时对奇谈、怪闻、相声、江户小笑话之类的也相当精通，所以经常可以一本正经地讲些笑话，逗家人开心。

但是，上学非常不爽！

在学校自己比较受人尊敬，但也正是这点令自己特别担惊受怕。受人尊敬的原因就是四处搞笑，逗大家乐，其实就是忽悠别人。万一哪天这点把戏被某个全知全能者看穿，自己还有活路吗？肯定遭受奇耻大辱，将会死得非常难看！欺骗别人，即使获得“尊敬”，但只要

---

1 “乱七八糟博士”和“无所不知博士”都是当时儿童杂志栏目的名称，此类栏目多回答读者的提问。